





印史卷之五

宋太祖至元順帝

得一百三十五人

古吳何通不違甫著



趙普私印

趙普字則平太祖卽位以  
佐命功授諫議大夫拜門  
下侍郎平章事初太祖爲  
皇甫暉所敗暉入憇滁陽  
太祖兵聚清流聞村中有  
趙學究太祖往問計卽夜  
下滁州學究卽韓王普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初隸  
周世宗帳下太祖典禁旅  
時器重之及卽位用以平  
兩川之亂還授義成節度  
使奉詔伐江南凱旋拜樞  
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  
事





竇儼

竇儼善推步星曆與盧多  
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  
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奎  
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  
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  
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  
星果聚奎



李昉印

李昉深州人淳化二年呂  
蒙正罷昉復入相有求差  
遣者見其可取必正色拒  
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  
必和顏溫語待之昉嘗薦  
王旦私謂其子弟曰此後  
日太平宰相也



張齊賢印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太  
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  
策還語太宗曰我得一張  
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為相  
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偶失之乃一榜盡與  
京官淳化二年拜平章事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父好  
內寵故蒙正與母俱逐頗  
淪蹟窘乏擢進士第一李  
昉罷拜平章事再事真宗  
凡三人相與趙普等人言  
其無能為蒙正曰我誠無  
能有一能能用耳





錢若水印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出冤獄知州欲奏其功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以爲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冠準薦若水文學高第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陳搏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唐明宗時已七十餘歲隱于華山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太宗安車異數迎先生先生謝表云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擢進士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容乃作三黜賦以見志云



呂端之印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太宗欲相端或以爲糊塗帝曰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欲謀廢立端給繼恩入書閣檢遺詔遂鏤之而入奉太子卽位是爲真宗





張詠之印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知崇陽縣太宗聞其強幹擢樞密學士知成都府事時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踰月得數十萬斛



向敏中印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以清謹聞太宗召拜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帝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盡心民事于是復拜同平章事



陳恕

陳恕南昌人拜鹽鑛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親題殿柱曰真鹽鐵使陳恕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帝嘉之



李沆私印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淳化三年參知政事真宗即位拜平章事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沆卒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入進士及第真宗即位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淵雍王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至京直入

禁中令人不得傳播駕還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高瓊

高瓊燕人官至太尉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何不賦一詩退虜乎



冠準

冠準字平仲華州人真宗時同平章事契丹大入準勸帝親征契丹引去後準罷相繼以三紬上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冠準何也再貶雷州一日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而卒



畢士安印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李沆卒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更求與鄉同進者誰可對曰臣不勝任冠準宰相才也正所宜用未踰月以本官與冠準同拜平章事





李允則印



穆修

李允則并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及聞治狀召還連對三日帝曰士安不謬知人者後守河北三十餘年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登進士第為穎文學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為之倡



曹瑋之印



种放之印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通春秋三傳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母縱騎馳驅也种放字明逸洛陽人與母俱隱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太宗召其母恚曰我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于是盡取其筆硯焚之轉入僻處母卒真宗固召之官至工部侍郎





魏野之印

魏野陝州人居州之東郊  
手植竹樹清泉環遶對  
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表丈  
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  
吟咏於其中真宗召不至  
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  
遣內侍存問



李之才印

李之才字挺之舉進士師  
河南穆修卒能受易邵雍  
築室蘇門山之才過之勗  
以性命之學雍再拜願受  
業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  
後授易而終焉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結廬  
於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  
不及城常畜兩鶴縱之則  
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  
時泛小艇出遊客至童子  
延客縱宦逋乃掉歸既卒  
仁宗賜謚和靖先生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第進士知  
開封府治有聲真宗欲大  
用之而未及仁宗立拜同  
平章事自仁宗初立太后  
臨朝十餘年間天下宴然  
以夷簡當國柄最久于天  
下大事屈伸卷舒裕如也





王曾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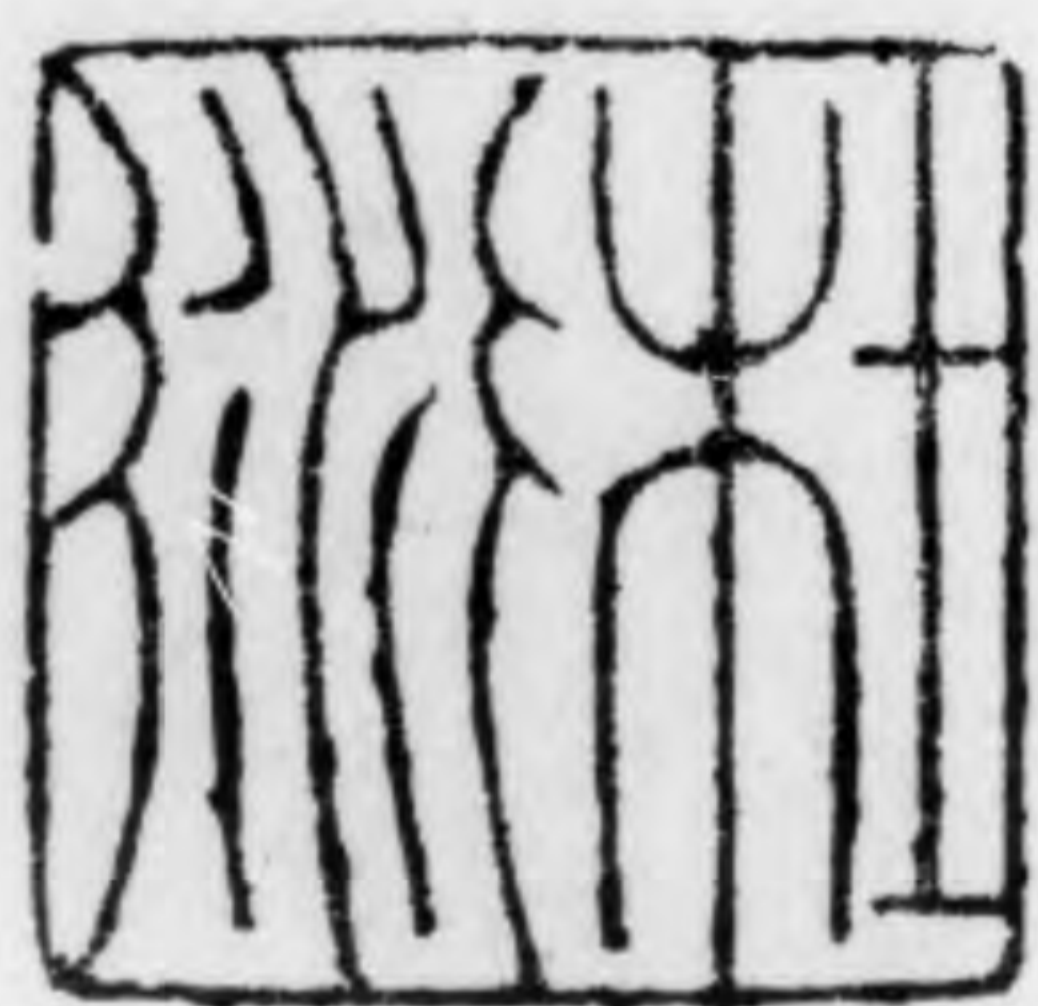


神世衡印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冠準  
奇之授秘書郎參知政事  
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  
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時以丁  
謂之神奸一旦去之如縛  
雞可謂有用之學術矣  
神世衡神放之兄子也夏  
戎犯延安世衡時為大理  
丞任鄜州從事築故寬州  
城居之改署青澗城教吏  
民皆習射夏戎不敢近又  
以間去元昊腹心二將墅  
利天都而元昊乃定和議



范仲淹印



杜衍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第  
進士元昊反出知延州元  
昊請和乃拜仲淹參知政  
事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  
淹銳意興致太平於是謫  
毀稍行黨論浸聞矣會邊  
郵有警請行邊會病卒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歷知  
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不  
職者即委以事使不暇惰  
不慎者諭以禍福俾自新  
有文學政事者力薦之於  
朝仁宗時拜平章事務抑  
僥倖故為相纔百二十日





宋祁之印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並舉進士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爲翰林學士庠知政事改初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書成爲列傳五百十卷拜翰林學士承旨



胡瑗之印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皇祐中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其徒甚衆太學至不能容官至大常博士



狄青之印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儼智高反以青爲宣撫使詔嶺南用兵悉受節制賊大敗遁去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果如其謠云



韓琦私印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弱冠舉進士爲學士臨邊年三十天下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或謂其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蘇洵



梅堯臣印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應試不中乃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韓琦奏除校書郎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為詩以蔭補官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與歐陽永叔為詩友



歐陽修印



富弼之印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第一至和初入翰林為學士嘉祐二年知貢舉三年代包拯知開封府事唐書成拜侍讀學士六年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也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為史館修撰時契丹遣使求地弼奉使契丹歸復命拜樞密院副使力辭帝使宰相謝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遂受命至和二

年拜同平章事





邵雍之印

邵雍字堯夫師事李之才  
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  
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與  
富弼早相知弼為相欲以  
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  
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  
吏責既閑更安用名為



張方平印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兩  
策制科仁宗命知諫院英  
宗立遷為學士承旨帝不  
豫舉筆書云明日立皇太  
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  
嫡長而賢請書其名神宗  
即位拜參知政事



劉敞之印

劉敞嘗齋太乙宮與內弟  
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  
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  
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  
宗以齊防禦使入繼大統



周敦頤印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博  
學力行聞道甚早嘗作太  
易圖易說易通數十篇洛  
人程瑀使其二子顥頤往  
受學焉熙寧初家廬山蓮  
華峰下山之麓有濂溪築  
書堂於其上因為之號云





曾鞏之印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  
嘉祐二年進士第鞏自負  
才名久外徙頗偃蹇不偶  
一日過闕神宗召見勞問  
之拜中書舍人除書日至  
十數訓辭典約鞏之能也



呂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初  
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  
安石為政對上言曰惠卿  
之賢今古無有學先王之  
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後  
程頤謂惠卿立朝雖多可  
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王安石印

王安石字介甫臨安人少  
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  
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  
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為之  
延譽中進士高第神宗在  
穎邸已識之故其信任終  
莫之能奪也



程顥

程顥字伯淳生而神爽第  
進士權監察御史一日與  
介甫論事不合謂顥曰公  
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  
學如捉風後安石逐不附  
已者獨不及顥神宗曰程  
顥真佳士也可用為執政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嘉祐初講易京師與二程共語學問之要渙然有省登進士第為雲岩令神宗欲大用之與執政語多不合乃謂告西歸移疾不出



蘇軾之印

蘇軾字子瞻元祐二年除翰林學士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之至此先帝意也先帝誦公文章必歎曰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燭院送歸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擢進士第一超授直秘閣知諫院上言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



蘇轍子由

蘇轍字子由與軾同登進士安石行新法轍極言不可上問轍與軾如何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狎閣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何以反為異論後代軾為翰林學士進門下侍郎





張耒



文彥博印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關賦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弱冠第進士歷遷起居舍人紹聖初坐黨籍徽宗即位召為太常卿崇寧初復坐黨籍初耒聞軾計為舉哀行服遂貶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及進士第自殿中侍御史就遷待制不十年出將入相始事仁宗逮哲宗四朝任事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來聘望見之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天下異人也



李公麟



司馬光印

李公麟自號龍眠居士登進士初喜畫馬有法秀師讓之曰日夕思其情狀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公麟曰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旨遂妙絕天下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人神宗朝拜樞密副使與安石議不合由是歸洛絕口不  
論事資治通鑑成加資政殿學士帝崩赴闕臨所至  
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  
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





畢仲游印



蘇頌之印

畢仲游字安之詔試學士院蘇軾擢為第一與軾書云言語之累不特口出形於文章皆是也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其諫司馬光書尤令人聳然蘇頌泉州人第進士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元祐七年頌為相後貶元祐故臣御史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呂公著



沈括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神宗朝為翰林學士安石怒其論事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即位拜右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沈括錢塘人以父任為沐陽主簿疏水道為百渠九堰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遷知制誥出知延州威聲雄他府加龍圖閣學士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卜皆有論著





黃庭堅印



呂大防

黃廷堅字魯直洪州人蘇軾見其詩文以為超軾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哲宗立召修神宗實錄惇卞以實錄多誣貶黔州庭堅善行草楷書與張耒鼂補之秦觀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元祐三年超拜尚書左僕射宣仁后崩為山陵使坐貶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可為朕寄聲問之惇懼繩之愈力安置循州死



范純仁



程願

范純仁中進士第拜同知諫院上疏忤王安石貶知慶州哲宗立召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純仁多所輔益元祐三年拜右僕射章惇為相貶居永州徽宗虛相位以待程願字正叔元祐元年召對為崇政殿說書紹聖間以黨論貶涪州渡江幾覆願獨安坐如常有父老問故願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善矣然不若無心崇寧間復宣議郎致仕





范祖禹印

范祖禹字淳甫鎮之子哲宗朝遷給事中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又力言惇不可用言者據其諫乳媪事連貶竄化州卒



陳暘之印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秘書省正事終駕部員外郎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與兄祥道所著禮書一百五卷並行於世祥道字用之為秘書省正字



陳師道印

陳師道字履常元祐中為秘書省正字初傅堯俞欲識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候公卿門者不可致也章惇欲薦之於朝以書招之答書曰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往



劉安世印

劉安世擢為右正言母曰諫官是天子諍臣汝父欲為而弗得幸居此當捐身報國若得辜流放吾當從汝時章蔡惡其直連竄極遠惡地蘇軾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鍊漢不可及也





鄒浩

鄒浩肯直言與劉安世同  
貶悼怵必欲置之死詔以  
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  
數驛徽宗卽位赦復至張  
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  
者何限唯鄒志完陳瑩中  
姓名與日月爭光可也



謝良佐印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受  
學於明道先生大有省悟  
伊川嘗曰此人爲學切問  
而近思者也登進士第嘗  
曰遇合真實有命非人力  
所能計較也所著有論語  
說及文集語錄行於世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  
於程頤通六經元祐中爲  
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  
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  
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  
卒



邵伯溫

邵伯溫堯夫子時蔡確章  
惇相繼爲相伯溫矯矯以  
名節自持徽宗卽位上書  
解元祐黨禁語極懇切後  
趙鼎嘗表其墓云以學行  
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  
言廢崇寧槩伯溫出處云





陳瓘之印



陳瓘南劍沙縣人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真矣瓘曰是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明旦持書入省布大怒除瓘名竄逐楚於

譙定

譙定涪陵人程頤貶涪涪北山有岩定與頤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不就歸蜀遊青城山蜀人指曰譙岩稱曰譙夫子定後不知所終世傳其爲仙云

五



魏漢津印

魏漢津本蜀黔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八百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曉陰陽術數多奇



呂好問印

呂好問字舜徒以蔭補官靖康初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好問上疏言金人必復來當爲備大臣以爲誤國出知袁州旣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

元





順昌山人



李綱之印

順昌山人靖康未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問其故曰我父仁宗朝人嘉祐末卜居於此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李綱無錫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綱侍帝進曰聞宰臣欲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力勸固守都城賊乃退當事以綱主戰謫寧江金兵再至二聖播遷高宗立除右僕射



胡安國印



陳東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深于春秋中進士第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惟安國超然遠跡不爲所汙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未几出知通州高宗卽位召爲給事中

陳東丹陽人以貢入太學補官賜第東請誅蔡氏力辭官以歸復預鄉荐高宗卽位召東未入對會李綱罷相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潛善以語激怒高宗竟與歐陽徹同斬於市





楊時

宗澤之印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中進士第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從之游者號龜山先生金兵初退大臣割地議和時極言其不可高宗除工部侍郎宗澤字汝霖義烏人金人犯真定澤為副元帥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憚不敢出威聲日著北方人必稱宗爺澤前後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背死澤死中原不復守矣



羅從彥印



洪皓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吟咏自得而已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為禮部尚書使金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留亦死不仕豫亦死願就鼎鑊粘罕怒乃流遞冷山地苦寒穴居凡十五年既還為秦檜所疾貶竄以死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人建炎三年車駕幸錢塘留浚節制軍馬捍吳門會苗劉作亂浚招韓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帝乃以浚為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紹興六年為東京副留守未至而東京失守乃全軍至順昌與兀朮戰大敗之金人喪魄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會檜主和議而錡遂罷



趙開

趙開安居人第進士張浚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乃承制以開總領四川財賦浚治兵秦川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岳飛之印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挽弓三百斤能左右射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遇敵不動故敵人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故以此得禍謚武穆追封鄂王





韓世忠印



張九成印

韓世忠延安人宣和二年從王淵平方蠟淵嘆曰真萬人敵也後斬李復誅苗劉蹙兀木於金山擒撻孛也於大儀為忠興武功第一欲乘勝恢復中原為秦檜所抑如天之亾宋何也張九成字子韶楊龜山高弟也廷對第一趙鼎薦於朝除刑部侍郎趙鼎罷相秦檜諭以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直人者也檜惡之乃編置安南軍九成既謫惟談經自樂而已



趙鼎



吳玠之印

趙鼎聞喜人高宗幸建康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鼎川陝宣撫使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拜尚書僕射時韓世忠大破金人於儀鎮上謂鼎曰將士致勇爭先卿之力也吳玠字晉卿授秦鳳副總管紹興元年敗金人於和尚原兀木剗其須而遁二年節制興文龍三州三年與劉子羽敗金人於洋州五年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九年卒於仙人關





吳璘之印

吳璘玠之弟也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與玠同禦敵且十年玠卒代兄為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卒年六十六玠卒年四十七



吳師古印

吳師古宜興人舉進士胡詮以上書被謫師古錄其書銀木傳布之金人募其書千金詮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詰被謫以死



胡詮之印

胡詮廬陵人除樞密院編修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等檜以詮狂悖謫廣州檜死量移滄州孝宗即位擢起居郎應詔上書數千言除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辭歸廬陵



陳剛中印

陳剛中啟曰屈膝請和知朝廷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





王廷珪印

王廷珪廬陵人其贈胡銓詩云大厦元非一本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胆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鄭樵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游名山搜奇訪古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詔藏秘府給札抄所著通志書成為樞密院編修



李侗之印

李侗字愿中於同郡羅從彥受學春秋中庸語孟有會於心乃退而結茆水竹間絕世故四十餘年講論之餘危坐終日或謂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蘇雲卿印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灌園以居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曹造廬請邀即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迎伺書幣不戢而翁已遜矣





虞允文



陳亮

虞允文隆州人第進士建

言金必敗盟宜預備未几

金悉軍臨采石時朝命李

顯忠代王權允文犒師至

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允

文乃分部諸將大敗金人

於采石孝宗立同平章事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隆興

初大臣與金人約和亮獨

持不可上書不報淳熙中

復上書大臣阻之不用後

三遭大獄得不死歸家讀

書所學益博光宗朝擢進

士第一時年五十五矣



陳俊卿印

陳俊卿興化人第進士金

兵渡淮俊卿整浙西水軍

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

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拜

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

俊卿薦其才堪宰相召至

則以為右相而自為左相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

補官孝宗即位栻以少年

為治戎參佐宰相虞允文

重栻數遣人致懇勸栻皆

不答明年召為吏部侍郎

栻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者

六七栻可謂知遇矣



張栻之印





朱熹



呂祖謙印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

閩熹以建炎四年生南劍

尤溪寓舍年十入貢於鄉

舉進士第歷事四朝仕於

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

十日慶元六年卒謚曰文

呂祖謙字伯恭呂好問之

孫也其學本之家庭有中

原文獻之傳復師胡憲友

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後舉

進士除著作郎兼國史院

編修



蔡元定印



陸九淵印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

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

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

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

也遂與對榻疏釋諸書皆

與元定參訂戡蒙一書則

屬元定起草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幼

靜重如成人問其父曰天

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

乃深思至忘寢食登進士

第呂祖謙謂九淵曰雖未

承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

明知其為江南陸子靜也





陸九齡印

陸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  
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  
二年湖南有寇以九齡主  
之已而調度有文備禦有  
實郡縣倚以為重調全州  
教授未上以疾終



楊萬里印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  
進士調永州零陵丞張浚  
入相薦之召遷秘書少監  
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乞祠  
開禧元年召不赴進寶謨  
閣學士卒光宗嘗書誠齋  
二字以賜之



楊簡之印

楊簡字幼清慈谿人師事  
陸子靜舉進士知樂平縣  
簡與學訓士諸生聞其言  
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為  
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  
愚簡上書辨之遂遭斥寧  
宗時累遷寶錄院檢討



趙汝愚印

趙汝愚宗室子也進士第  
一知樞密院事孝宗崩光  
宗疾不執喪禮宰相留正  
逃去人情洶洶汝愚恬然  
處之及皇子即位汝愚即  
喪次召還留正復長百僚  
為韓侂胄所害天下寃之





原件短缺

p29





孟珙私印

孟珙隨州人紹定六年敗金武仙于馬燈山降其衆七萬轉鄂州江陵府都統制嘉熙四年拜四川宣撫使大興屯田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頃淳祐五年知江陵府病革



汪立信印

汪立信六安人第進士景定二年知江陵府移書賈似道請出內郡兵屯江干以實外禦似道怒曰瞎賊狂言乃耳斥去及元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知事不濟扼吭而死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少爲白鹿洞諸生以殺人避仇脫身走襄淮謁趙葵因薦入對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手挈全蜀還本朝王夔不受節度乃以楊成代其位而斬之



陸秀夫印

陸秀夫鎮江人也二王走温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至井澳王驚殂復立衛王召宜中不至厓山破世傑斷維去秀夫知不可脫乃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歿





劉鼎孫印

劉鼎孫為翰林學士陸秀夫既負帝同溺鼎孫亦驅妻子沉海不死為元人所執榜掠不灰復赴海時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越七日浮屍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謝枋得印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以江西招討使知信州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唐石山已而賣卜建陽市屢薦不起魏天祐強之北行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不食而歿



文天祥印

文天祥吉水人蓋王立於福州拜右丞相時勢已不可為矣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兵突至被執護送京師不食八日不死至燕館人供帳甚盛不寢處坐達旦不屈歿



姚樞

姚樞金軍資庫使蒙古破許州獲之太祖一見甚喜既而隱居蘇門忽必烈遣使召為勸農使時有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不悅樞乃勸忽必烈盡王即妃主自歸朝廷竟得消





耶律楚材

楚材博極群書尤精於曆數醫卜從世祖有佐命功帝疾篤醫言脉已絕楚材曰古人一言善熒惑退舍請大赦帝首肯是夜疾愈帝將出獵楚材以數推之不可不聽遂崩於行在所



劉秉忠

劉秉忠瑞州人隱武安山為僧海雲禪師被召邀秉忠俱行入見應對稱旨留侍左右至元元年位太保參與中書省事詔以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十一年秋秉忠無疾端坐而化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也遭世亂逃難岨嶽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夜思晝誦不少懈世祖出王秦中召為京兆提學世祖即位召與姚樞並入侍至元十三年為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



郭守敬

郭守敬邢臺人生有異操事大父榮通五經算數水利巧思絕人中統三年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授提舉諸路河渠至元十三年命改治新曆創造簡儀高表所測驗考正凡七事





廉希憲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即位希憲為宣撫使及滅宋即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由是遠近皆越境請降世祖嘉之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每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候母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除江西儒學副提舉皇慶元年為國子司業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人宗周程張邵之學世祖徵為贊善大夫丁內艱歸遣使以集賢學士徵以疾固辭歐陽玄贊因畫像云以皇裕之仁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遇不能致生兩黃澤字楚望家九江好讀書日誦數千言苦思屢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因屢悟聖經隱願之義嘗云治經在致思然不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思



黃澤





趙孟頫印



藝元

趙孟頫四世祖伯圭為宋

孝宗兄賜第湖州故子昂

為湖州人世祖搜訪遺逸

得孟頫甚喜延祐初除侍

讀學士史官楊載云知其

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

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

藝元始為黃冠師事青州

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

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

為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

合天下稱之仁宗款元非

有旨不許為人造元官為

昭文館大學士



歐陽玄印



虞集

歐陽玄延祐二年賜進士

出身致和元年文宗親署

玄為藝文少監元統元年

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

實錄至正改元奉詔修遼

金宋三史歷任七朝國家

大製作皆出玄手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

也母楊氏通春秋語孟集

受業內庭長從吳澄游仁

宗即位除翰林編修遷國

子祭酒文宗在潛邸已知

集名即位除奎章閣學士

修經世大典詔集領其事



董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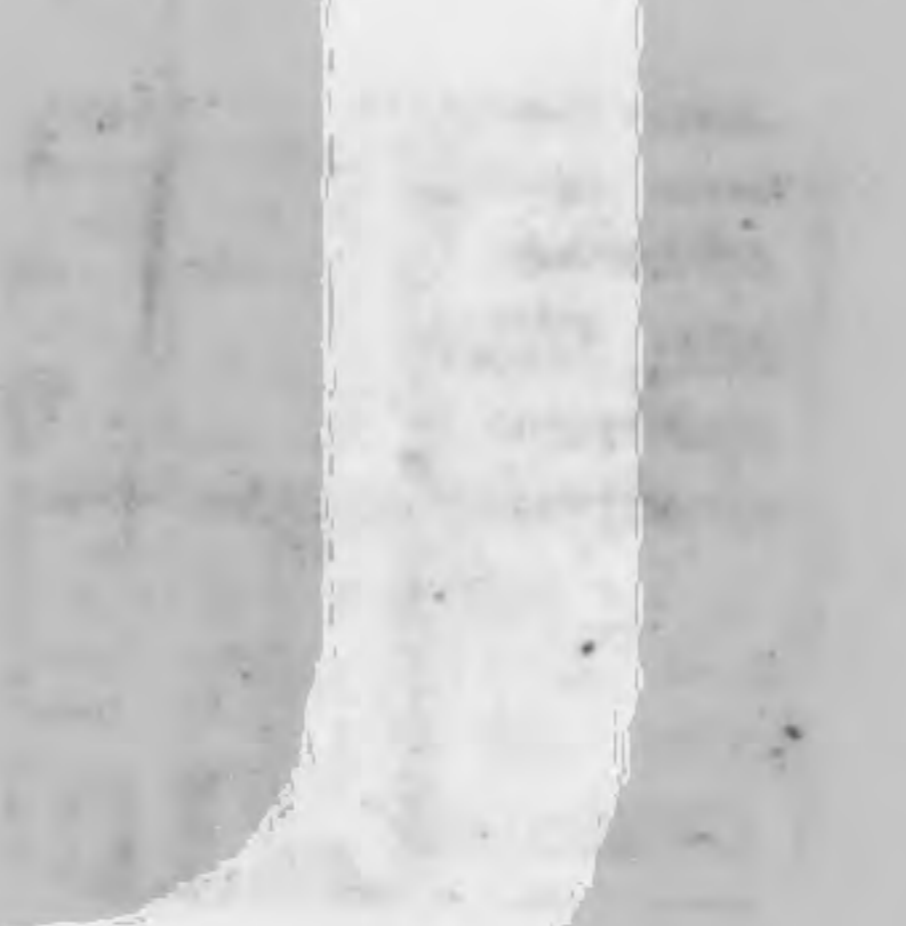
董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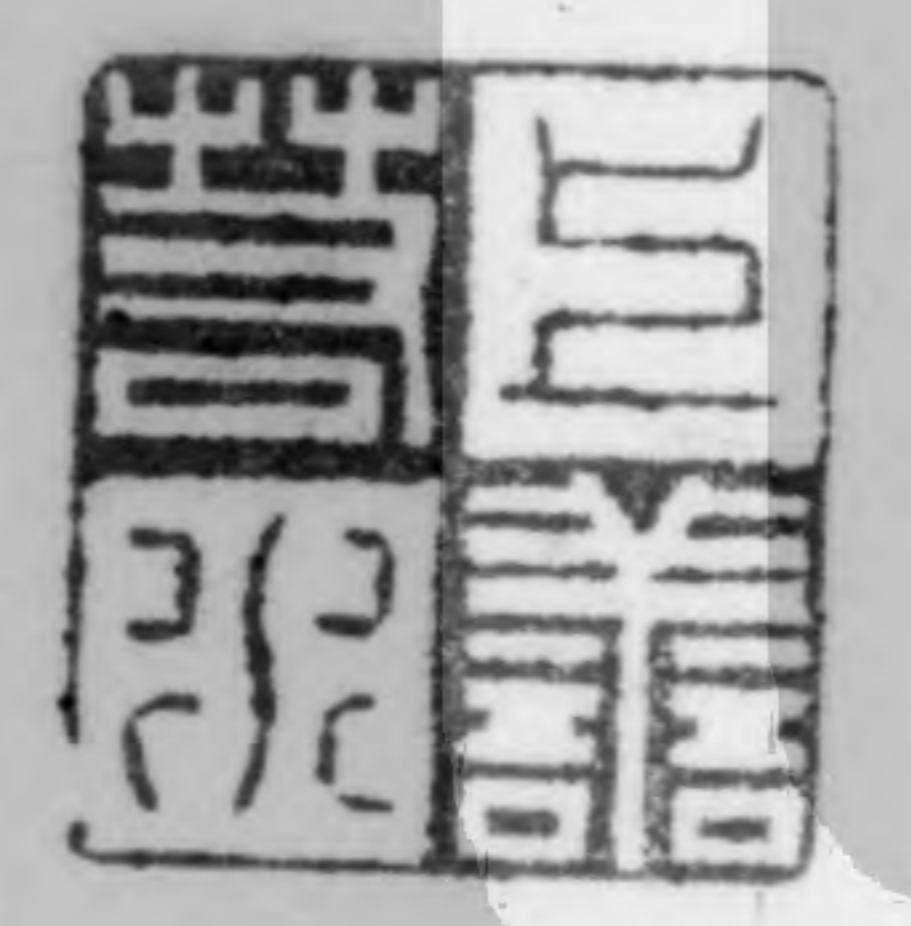
董霄



董霄



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用三千六百人一日運米二百石可供三萬人



題印史後

曰快哉印史臨摹中何緣得此  
五丁手乎曰不自印史始學士  
家讀書必伊吾古人則既以齒  
印製述家必贊論古人則既以





後序三  
舌印治遊家登山臨水必吊古人  
則既以目淚印詩家慨慷必題  
咏古人則既以風情印丹青家  
裝點必圖繪古人則既以毫楮  
印而鑒賞家或譽英雄或譽美

人必取類於古人則既以品目印  
故是印即無聲之伊吾也無文  
之論贊也即無滴之目淚也即無  
句之詩也即無粉之丹青也即無  
擊節之鑒賞也印即史也不必有



其史也故讀印史者謂印之正史  
亦可謂印之野史亦可即謂印之  
贗史亦可而獨不謂之印史不可何  
以貯此印史請一丘一壑何以攤此  
印史請一竹一石何以伴此印史

請一爐一枰何以檢此印史請一  
鷗一鶴何以載此印史請一艇一  
綸何以決賭此印史請一琴一劍  
何以供養此印史請一燭一月何  
以消受此印史請一瓢一笠一壺



其史也故讀印史者謂印之正史  
亦可謂印之野史亦可即謂印之  
贗史亦可而獨不謂之印史不可何  
以貯此印史請一丘一壑何以攤此  
印史請一竹一石何以伴此印史

請一爐一枰何以檢此印史請一  
鷗一鶴何以載此印史請一艇一  
綸何以決賭此印史請一琴一劍  
何以供養此印史請一燠一月何  
以消受此印史請一瓢一笠一壺



一觴於時左有茶史右有墨史前  
有書畫史後有花木史旁有六博  
蹴鞠藥餌方書陰陽雜說之史起  
而挾印史漶漫其間嗚呼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噫良快事矣嘗恠先秦

兩漢人有文章晉人有清談書  
法齊梁諸人有四六唐人有詩小  
說宋人有詩餘元人有畫南北劇  
皆隻立一代而吾  
明寂、咲人論者每為吞氣今而



後何以與文章清談書法若干  
種作敵曰請印史主盟

通隱居士題



何不速印史歌

三靈手摩考田山泥沌粹死再  
黑紅龍七好玉龜滿天地鬼子畫  
尖珠潛石洞膏起結如凍一畫  
價攸連城重割後莊之石砥塊生



时再十就名忠摩弄计收姓氏辨  
入膏血法石文可长共亦时文  
起工世家籍试教摩比古醒鏤苑  
然素洋铜玉章包起彰名名象  
雷吼洪弱伎倚终易观号理委

未家究中百擅法世集人以西危解室  
互弛隸陈实泛忽朱管沉简也居然  
及耳秀耳餘燕石每眩玉滞货注  
得高售个款以郎系雪姿口殉所  
繁能弱错彌三差六出亦腐言周鼓



素碑悅志捐復化危憐神鬼功屈  
申能更改龍走玉筋蝕土空覺紀  
績跡沉沙一以夜將軍席奇出靈  
成司言危字多急就鑄銅一種文  
最奇功沃爐錘以刀奏伎一至此奈

尔以泣鬼面通神信天授持心感顛眉翠  
飛舉也妖曉覺粗陋以自不甘以伎名  
確心未死菱眼瞳剛齒區是丈夫子  
直取一通化者情物冰死以形道絕  
今世不以古篆或以印文多為宋裝



署古官或傳之取王球吾衍趙子  
順取材不出宜和譜去陵印數誌  
城崇州種龍世去取出入大年  
利於舞花押但羅致布井以孫  
生淳時拙陋且此今人師晚能銳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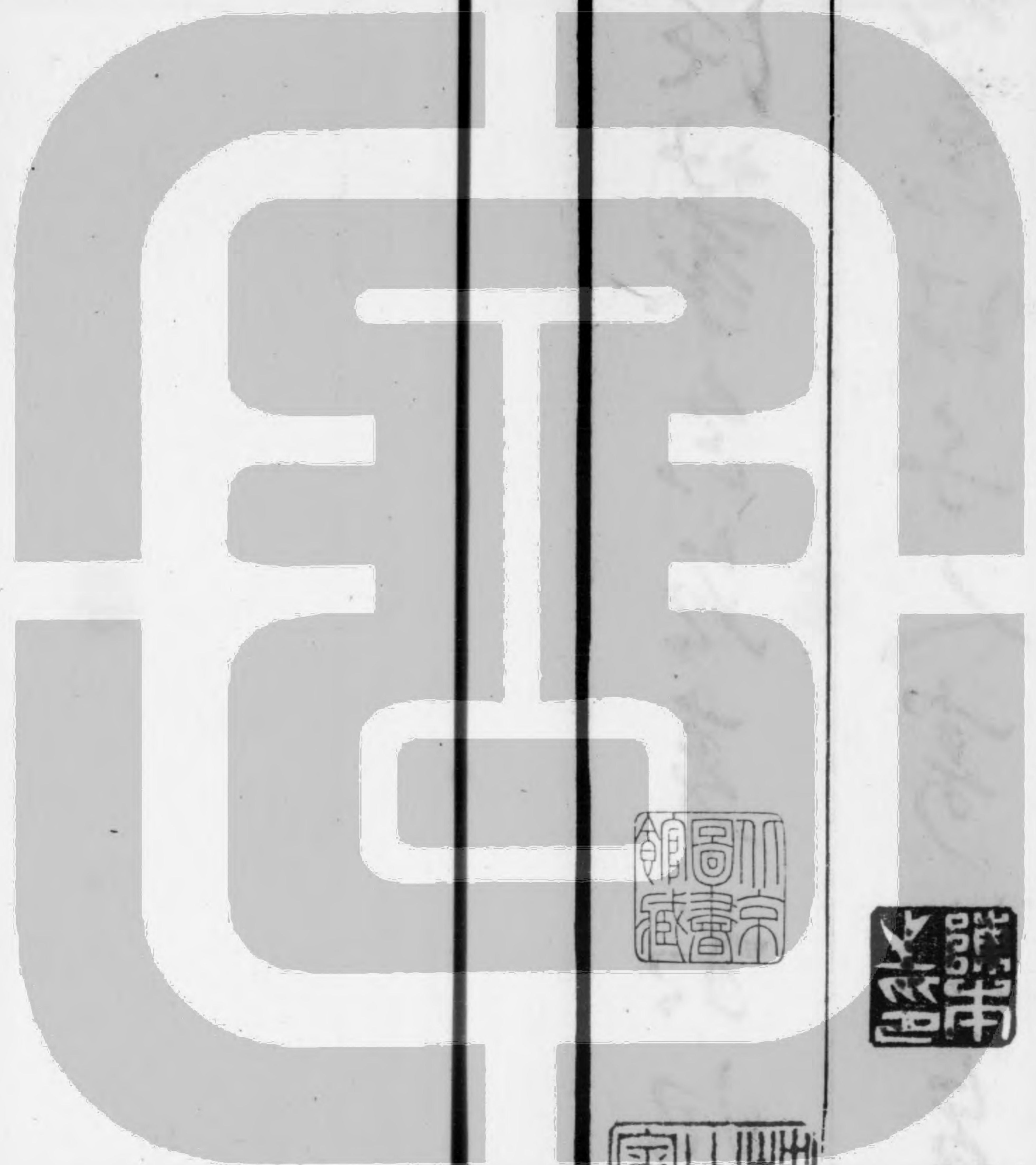
此印史氏篆名素如如淳唐以及  
宋篆之念以子人書法旨抑揚取  
舍以真兒史罕三長君獨擅人  
繫一印為史綱珠璣其災耳朱  
而陵均拭目看壁人鑄草生乞鏤



于電

癸亥初夜雪冒友布陈本以三

甫題市安東之面隱為





卷之三